

飞珠溅玉的诗学经验

读姜超、赵亚东诗学对话

□罗振亚

天鹄

副刊

鉴赏与评论

翻阅姜超、赵亚东的诗学对话《追根溯源》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起那两位青年的面容，还是朴实、坚毅的模样。春秋走笔无停歇，他俩均已过了不惑之年。多年来，他俩亲切地喊我为老师，真诚向我请教，一腔热忱抓住机会招待我。我在黑龙江读书、工作多年，黑土地情怀和冰雪气韵早已入骨入髓，自然对黑龙江诗人多一份偏爱。我狭隘地相信，赵亚东、姜超是东北诗坛的新锐力量，未来值得期待。

溯冰厚三尺，鱼翔浅于底。这二人都有丰厚鲜活的乡村经验，后来在城市左支右绌，文心诗情均有历世之悟、沧桑之语。亚东出身底层，不断奋斗和前行着，终于安身立命。他始终研习诗艺，磨诗为命，挥洒生命的真实经验，在诗坛有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姜超在高校工作十八年，最早也发表了不少诗作，后来专门投身诗歌批评，他读书庞杂，思维延展，试图“用一根针挖一口井”，

以精思、妙悟来叩诗歌的玄门。他俩相熟于新世纪，多年来相互扶持，不断切磋，互为诤友，在诗歌道路上携手同行。他俩走的路子虽然不同，但都走得踏实从容，步伐间含着矢志不渝的姿态。

他俩原本在不同城市谋生和写作，平素里你来我往，交流读书心得和写作经验，均有彼此照亮的意味。三年前，他俩的第一篇对话发表以后，断断续续又推出了这些对话。原来是姜超调到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疫情期间二人常常在龙塔下的湘江公园漫步，交谈多种诗学问题，思维的火花四溅但不想让其遁逝，遂有了专门策划的一些诗学对话的想法。他们的对话由轻到重，时不时在轻松讲述中抖开“识悟的震惊”，这样的思索让人忍不住停下来思考，如斯的论述派生了诸多灵动警醒之语，效果像哈根达斯说的那样“教我欣喜，感到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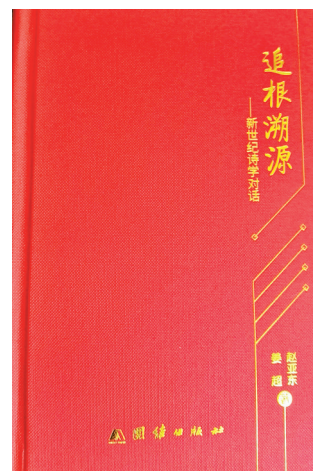
作家卡夫卡对中国的老子思想

推崇备至，称“老子的哲学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却对我依然紧闭”。如果说诗学是一颗美丽的果壳，它的外形有其自足性，足堪玩味之、精研之，藏着无数的感觉、意义和发现。但我一向也主张“打开果核”，从内部敲开所有的智慧，让所有对诗学沉迷的人聚焦“小宇宙”，发现世界的美。

翻阅全书的文章，它们不是一位学者对一位诗人的简单访谈，不是你问我答的常见景观，更像是思维碰撞而火花四溅的对话。二人发言并非自说自话，而是紧密互动，贴着对方的思路、思维往纵深了谈。最开始的几篇对话围绕的诗歌专业较为常见，二人言谈的观点源自创作经验，有一点说教的味道。而新近的对谈，是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结晶，那些观点新颖且有理有据，宕开了想象的对话则是向诗学问题努力探索了。这些对话含有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对当时诗歌复古与移洋的掙

扎之路持续追问、反思，这真是探索诗学该有的样子。竭力去写诗，不忘奋力寻找高点而检视创作的来路、去路，他俩的努力值得赞赏。他俩的对话发表以来，传播较为广泛，引发了诗友们的积极转发与热烈探讨。从这一点说，他俩说出了别人一直想说的话。

如飞珠溅玉，他俩的对话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目的，表面上接近于“闲聊”了。亚东多年来一直兼职经营一些书画，偶尔动笔写一些毛笔字，甚至能用中国传统水墨作画。姜超业余时间常去古玩店闲逛，向不同的店主打听从历史深处穿越来的信息。二人虽非艺术界专业人士，但他俩对艺术的关注，无疑也滋养了诗学。读书人、写作者终究要有自己的“识见”，这与发蒙开智一样重要。识见离不开广博的阅读，更离不开以身躬行，而后者比知识更为重要。他俩的对谈，似零金碎玉，有思索的闪光。



姜超、赵亚东诗学对话《追根溯源》书影

世俗正把我们左推右搡，想要安静下来恐怕欲罢不能。好吧，我们也该做一回这样的“闲人”。然而“闲心”难得，尽管我的工作与诗歌看似那么接近，但那颗心也在遥望浮生半日闲，希望将生活艺术化，享受一下艺术化的生活。接近艺术化的生活，突破口就是诗艺。写诗，无疑是当今一切心怀美好的人面迎世界的选择。《追根溯源》一书的核心，就有这样的野心，希望诸君展卷一读时有所收获。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工：倪海连
投稿邮箱
ab4655106@163.com



表达的摄影

□杨勇

现在，摄影置于艺术的殿堂，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经180余年的积淀和拓展，摄影已有了自身的传统。这里不是谈论摄影是不是艺术的问题，我想谈的是摄影的表达问题。摄影的本质为何？可能答案纷纭，然而我以为，作为艺术的摄影，其本质就是表达。当摄影者对外物突然产生了兴奋和感觉，就会对拍摄对象产生共鸣，有了共鸣，内心自然要随物赋形，这便是人的自我表达。

回到具体上，拍摄的问题，是摄影者采取抒情方式和叙事方式的态度进行表达的学问。为了表达，摄影者在抒情和叙事间往返，百年至今（摄影的抒情方式和叙事方式，我这里借鉴了文学概念）。如同文学是入学一样，摄影也是入学。大而言之，照相最初缘起于科技和实用主义，但诞生之后更多注入的是浪漫主义情怀，为证明自身价值，摄影拼命挤向艺术的行列，譬如画意摄影等流派，再其后，摄影技术革新不断，随时代一同流转，万象纷呈，它的功能才渐多叙事，收容万花筒般的景象。

先说说抒情方式下的摄影表达，如按文学体裁分类，我愿意将它比做抒情诗一类。多数小品、建筑、风光等摄影，皆可视为此类。此外，相当于日记体的生日、婚庆、旅行等纪念照，也是这种抒情方式。为什么说它们是抒情的呢？当你的眼睛看到美丽的花鸟草木、山水风光或者历史建筑，内心的喜悦让你举起了相机，如歌如蹈状态，就是快乐的洋溢。这种抒情的表达，多数泛泛，是人性中最普遍的对美好事物的反映，里面有不能自拔的惯性和俗世的审美，会受到常态看众的喜欢，像公共场合高悬的壁画装潢，平庸之美横溢。然而，这一类泛泛抒情绝不会与人更多震撼。

我不是认为抒情方式下的摄影不好，也不是说拍摄上述照片不好，这是一点，中外摄影前辈们已经做得很好，如郎静山、亚当斯等。我想强调的是，好的抒情照片，应该是自己的心灵真正与外界契合的那种。比如拍风光照，一定要拍别人没有发现的风光，甚至于不是风光的风光，说白了就是自己眼中、心中的风光。记得曾看过过玛格南图片社网站上幅关于日本樱花图片的那个拍摄者将近处的烂漫樱花虚化，像是印象中的粉色。而这团粉云下，却是几位中景状态下充满活力与快乐的女游客。这就很很，以游人映衬着樱花的诱惑和绚烂，拍摄者对樱花的抒情由此从画面上洋溢出来。看看樱花下那些快乐的人群，还能有比这更有力的赞美樱花及人与自然和谐的表达吗？这是人与物两相合一两相愉悦的境界。

抒情状态下的照片泛滥，精品却极少。原因是众多此类摄影片，不是摄影者真正地发现和内心的自我感知。当下，数码相机便捷的功能，加之稍有的画面布局美感，此类摄影更是大行其道，大有人可为摄影家趋势。

叙事方式下的摄影大体上就是记事。它早期用于家庭和人像摄影，后来多数为传播新闻而取用。早期的家庭和人物摄影，属于私人日记性质，布局苛刻和呆板，严谨构成中，无甚生气。十九世纪末以降，因报业的迅猛发展，新闻功能的强大，摄影的叙事性也开始强大起来。摄影叙事性的变化，引发的是摄影领域的开掘以及艺术表达力的增强。在当代，新闻图片用于呈现人类每天发生的会议、集会、灾难、战争、日常生活等，叙述状态和叙事空间极为广阔，这是透式的态势。

在叙事方式表达下，我很喜欢纪实摄影及人像摄影。如果拿文学门类相比，我感觉纪实摄影给我的印象甚于长篇小说。在纪实摄影中，摄影者要历尽艰辛，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拍摄，才能构建出多幅照片的大叙事，纪实摄影的辽阔内涵，深度思想及厚重情感由此生发。这类作品，在中国，我最早注意的是焦波拍摄的《俺爹俺娘》，这部摄影集给我的印象甚于长篇小说。在纪实摄影中，摄影者要历尽艰辛，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拍摄，才能构建出多幅照片的大叙事，纪实摄影的辽阔内涵，深度思想及厚重情感由此生发。这类作品，在中国，我最早注意的是焦波拍摄的《俺爹俺娘》，这部摄影集给我的印象甚于长篇小说。在纪实摄影中，摄影者要历尽艰辛，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拍摄，才能构建出多幅照片的大叙事，纪实摄影的辽阔内涵，深度思想及厚重情感由此生发。这类作品，在中国，我最早注意的是焦波拍摄的《俺爹俺娘》，这部摄影集给我的印象甚于长篇小说。

肖像摄影相当于报告文学中的人物特写。这样的人物特写，只要不出自商业广告和影楼经营需求，只要是一点，中外摄影前辈们已经做得很好，如郎静山、亚当斯等。我想强调的是，好的抒情照片，应该是自己的心灵真正与外界契合的那种。比如拍风光照，一定要拍别人没有发现的风光，甚至于不是风光的风光，说白了就是自己眼中、心中的风光。记得曾看过过玛格南图片社网站上幅关于日本樱花图片的那个拍摄者将近处的烂漫樱花虚化，像是印象中的粉色。而这团粉云下，却是几位中景状态下充满活力与快乐的女游客。这就很很，以游人映衬着樱花的诱惑和绚烂，拍摄者对樱花的抒情由此从画面上洋溢出来。看看樱花下那些快乐的人群，还能有比这更有力的赞美樱花及人与自然和谐的表达吗？这是人与物两相合一两相愉悦的境界。

目前，后现代状态下的摄影渐入佳境，它如同跨文体写作一样，是一种综合性的摄影表达方式。行为摄影及采用电脑技术和多种艺术手段合成的照片都属于此范畴，且抒情与叙事融合得当。跨文体的摄影，是一种更高层的创作，需要数码技术含量，需要想像力和创造力，也需要更深厚的学识、阅历。这里要说明的是，从世界性的范畴看，多种艺术交织，是扩大艺术门类自身边缘的必然进程。国际上和国内艺术家们都在努力尝试多种门类的融合试验。

无论如何，摄影都是对事物的减法写作，是删繁就简，其意义在边框内，更在边框外被裁去的部分。好的照片绝不是初看吓人、细品就没什么的东西，那种拿来吓唬人的东西不会长久。好的摄影也如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艺术模仿说一样，首先存在于事物中，发现并拥有它，需要一生的智慧和辛劳，这点，写作也是一样。如此，坚定地立足于事物当中，所表达的影像才能振翅高翔。



《街角》摄影 杨勇

日前，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的原创龙江剧《萧红》，在黑龙江省京剧院中山剧场开启了四天七场的文艺惠民演出。该剧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自2020年创作至今，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打磨，借用龙江剧与文学的同构性，以我省著名女作家萧红为故事原点，以作家成长历程为横，龙江剧艺术特色为纵，带领观众重新走进萧红的生存场域，勾连出了多面萧红的戏曲化可能性。这不仅将落地的文学故事搬至舞台中央，也为年轻的龙江剧注入了智性的血液。

该剧攫取了陷落东兴顺、热恋萧军、情结端木等所有萧红人生尖锐时刻，借急促的鼓点敲击观众心灵，在有限的故事时间内尽最大努力串联起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多声部、多角色形成的情绪立体感，场景变更营造的空间感，以及不断挪移的叙述视角，都使得贯穿萧红一生的反抗情愫愈加强化，而这一角色的层次感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的创新在于突破旧有的体制，敢于“冒犯”权威。在选取《萧红》作为龙江剧的经典剧目时，想必始终萦绕在主创心头的问题是主题与现实的关系。那个遥远的年代人物如何在当下生发，既是问题又是创新点。经典作品的陌生化便在一场文学与戏曲的联姻中展开。文艺来自于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表达之物，在拟象的过程中再次发现生活，这才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语言、烟斗、快板，鲜活俏皮的语言和腔调，让整部剧充满了温情。剧中萧红嘹亮的嗓音，配合轻快的鼓点与快板，正好与萧红坎坷的经历对照，将诙谐与严肃的生活以钝角的方式公布于众，而这恰好是东北人幽默风格的映照。

龙江剧表演艺术家李雷飞多角度结合自身经验，全面地塑造出了一个别样的萧红，一个倔强的萧红。她将深厚的基本功集中在主角角色的嗓音内，多层次地唱出了萧红的一生。她以声音亮相，唱出了萧红的柔弱与坚强，不甘与呐喊；用自身刚毅的气质，为萧红增添了一丝决绝。这种酣畅淋漓的观剧感受，不仅是萧红系列衍生品中一贯强调的反抗的勇气，也恰好精准击中了生于当下、长于黑土地上的龙江观众的接受习惯。

主创们在人物身上涂抹上了新时代与新经验的鲜艳颜料，使得作品颇有另一种泼辣之气。她们与他们本是呼兰河边一群弱者的弱势群体，却敢于质问萧红，质疑生活。这些芸芸众生已然跳出了生存，才有能力搁置过往，接纳自己。这恰好是文艺创新的要点，在合理的变动之内敢于“冒犯”，使经典作品在新的生活经验关照下常读常新、常看常新。除了主演们的高歌，还赋予了他人说话的权力。萧红笔下的那些人物，既是看客，也是故事推进者。余华曾讲过“逢场作戏的语言”，强调角色身份决定了说话的形式。这些来自黑土地的爱难者，他们扎根于土地，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和话语内，暴露自己的处境。他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歌，也道出了萧红内心关于生活的隐忧。该剧把萧红笔下的人物与背景全部在舞台上展现，使其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本文图片为龙江剧《萧红》剧照（作者提供）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江头条APP 妙赏频道